

T8917 /7225 ■

=
2

隋史評卷之十一

南北朝

楊素悉平諸賊

隋文帝開皇十年總管楊素討江南初東晉已來刑
法既廢乎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趨之蘇威復作五教
使民無長勿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
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
州沈元愔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官屬樂安蔡道
人壽山李射饒州吳世榮溫州沈孝徹吳州王國慶

諸史將畧卷之八十一

南北朝隋

楊素悉平諸賊

隋文帝開皇十年總管楊素討江南初東晉已來刑法疏緩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變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長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元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官屬樂安蔡道人蔣山李榭饒州吳世華溫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圖書
印

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陳
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
響執縣令或抽其腸或齶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儂誦
五教耶詔以楊素爲行軍總管以討之帥舟師自楊
子津入將濟江使始興麥鐵杖戴束藁夜浮渡江覘
賊還而復往爲賊所擒賊遣兵仗三十人防之鐵杖
取賊刀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割其鼻懷之以歸素擊
破京口晉陵無錫賊帥朱莫問等皆擒殺之唯高智
慧據浙江東嶼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

子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
與爭鋒公宜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
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
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
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擊大破
之賊遂潰智慧逃入海素躡之至海曲又遣總管史
萬歲帥衆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入海攻破溪洞不
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若無聲間者
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

於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素又破
沈孝徹於温州向天台臨海遠捕遺逸前後百餘戰
高智慧走保閩越素追智慧泛海奄至泉州賊帥王
國慶自以海道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比素至國
慶惶遽棄州走餘黨皆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兵
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國慶乃執
送智慧斬於泉州餘黨悉降江南大定素用兵多權
畧馭衆嚴整每將臨敵必求人過失斬之多至百餘
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

敵或不能陷陣而還者悉斬之更令二三百人復進
還亦如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
為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
他將雖大功多為文史譴却故素雖殘忍士亦願從
焉

須陀奇計破賊

隋煬帝大業十年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
阿隋河南道討捕使張須陀邀之所將纔萬人去賊
六七里立柵相待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

見兵却必輕來追我其衆既出營內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惟秦叔寶與羅士信願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於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散放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却逐之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李密掩敗須陀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李密教翟讓取滎陽破金隄關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太守王郇不能討帝以張須陀爲滎陽通守討之讓擲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又驟勝既驕且狠不足爲懼一戰可擒也公但列陣以待密保爲公破之讓勒兵戰密乃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陀素輕讓方陣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躍馬入救

之遂戰死於是河南郡縣爲之喪氣讓乃令密建牙
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號令士卒雖盛
夏如負霜雪躬儉素所得悉頒麾下人爲之用

義臣計勝金稱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張金稱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
隋將帥敗亡相繼上遣太僕楊義臣討之金稱營於
平恩東北義臣引兵直進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爲
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
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掾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

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義臣乃謂金
稱曰女明日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
簡精騎二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
累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
左右逃於清河之東

李密據洛開倉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兵
不素練越王冲幼留守諸官政令不一士民離心段
達元文都闇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

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也乃遣其黨裴寂覘
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爲守禦之備且馳表告
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法曰先則制
於已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
百餘里將軍親帥大衆輕行掩襲彼遠來未能救又
先無豫備取之如拾芥爾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
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
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
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

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畧非僕所
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爲後殿於是密
讓將精兵七千出陽城踰方山自羅口襲與洛倉破
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相繼越王侗遣虎
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卿房胤帥步騎二萬五千討密
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烏合易破爭來應募
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
自汜水西入以掩其後約會於倉城南密讓具知其
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陣

於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以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陣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餓疲遂大敗長恭等解衣潛窟得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爲主號魏公設壇場即位稱元年其文書行下稱元帥府置三司六衛官屬拜讓司徒東郡公亦置長史以下官減元帥之半單雄信徐世勣爲左右大將軍各領所部房彥藻邴元真爲元帥左

右長史楊德方鄒德韜爲左右司馬祖君彥爲記室其餘封拜各有差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群盜莫不響應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衆至數十萬乃廣築洛口城周四十里而居之遣彥藻將兵東畧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縣多陷於密

建德襲破世雄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詔左丞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

所過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竇
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于航世
雄以爲畏已不復備建德謀還襲之去世雄營百四
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十人先行令餘衆續發
建德與衆約日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一
里許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咫尺不辨建
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
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慙
志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

世民安輯兵民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唐公李淵以西河郡不從其命

使子建成世民將兵擊之

時軍士新集咸

未閱習建成世民

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

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兵民皆

悅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

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

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

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

引兵還晉陽往迺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李淵首取霍邑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秋七月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亦帥其衆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三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遣沈叔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

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疆欲爲盟主淵復書以驕之自是使者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之糧劉文靜請兵於始畢可汗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強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慈倉粟未遑遠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還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

小敵遽已班師此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
城之地為賊爾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為然淵不聽促
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
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
退還則散眾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
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
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
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既而太
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

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
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得不出
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
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將若圍城之
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
召後軍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
淵乃與建成陣於城東世民陣於城南淵建成戰少
却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
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

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投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
日已暮淵即命登城時無以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
之賞功不分貴賤授爵以激人心入臨汾撫慰如霍
邑克絳郡踰龍門進軍壺口置水軍收攬豪傑說下
韓城議攻河東之計

世民請取長安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李淵圍河東屈突通嬰城拒守
未下豪傑日至淵欲引兵西攻長安裴寂止之世民
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

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
若振藁葉爾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
備以待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
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
爾不足爲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
所過郡邑豪傑降者望風而來衆至二十餘萬舉其
賢能而重爵之世民得房玄齡遂以爲記室叅軍玄
齡亦以遇知己罄竭心力知無不爲淵至長安命諸
軍各依壘壁禁其侵暴諭衛文昇等以尊隋之意不

報遂進圍其城十一月丙辰遂克長安迎代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侍讀姚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斬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餘無所問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將殺之世民請釋之召置幕府而謀議皆資之

李密洛南取勝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詔韋霽王辨等兵俱受王世充節度以討李密世充與密夾洛水相守王世充夜渡

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陣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渡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渡洛南餘衆南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趨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救密遂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世充計破李密

隋恭帝皇泰元年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密初驕不恤士衆徐世勣常譏其短密不憚使出鎮黎陽以疎之洛口倉無防守文券取者隨意多少

離倉之後力不能致委棄衢路米厚數寸群盜來就食者浹旬之間得勝兵三十餘萬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人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今天下賈閩甫亦諫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民祿負而致者以所天在此故也而有司不吝屑越如此一旦米盡民散明公孰與成大功哉密謝之即以閩甫判司倉參軍事密以東都兵數敗謂朝夕可平王世充賞士治械陰圖取密

隋軍乏食密軍少衣世充請交易密難之邴元真等勸密許之先是東都人多歸密既得食降者即少密悔而止密破宇文化及還良馬多死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有夢周公令其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先祈禱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即兵皆疫死軍中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世充簡練精銳出師擊定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邛山以待

之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力而至洛下必虛
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
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
善今東都兵有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決計深入
二也食盡求戰三也我但固守蓄力以待之計日可
破既而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又惑而從之仁基苦爭
不得乃嘆曰公後必悔之魏徵亦言於長史鄭顛曰
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卒多死戰士心急難以應敵且
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

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茂不勝矣頰曰此老生之
談爾徵曰此乃奇策何謂常談拂衣而起密輕世充
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
秣馬蓐食與衆決死生誓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
世充縱擊之世充士卒皆江淮剽虜出入如飛世充
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引過陣
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卒皆歡呼伏兵乘高馳下密
衆大潰馳向洛口元直意先叛密至是遣人潛與世
充通單雄信亦降於世充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

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欲南阻河北守太行東運黎陽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失利衆皆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諸軍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於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於隋

唐

秦王親取秦隴

唐高祖武德元年秦王世民破秦兵折墟秦王仁果出降薛仁果之爲太子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衆

猜懼郝瑗哭舉而死由是寢弱秦王世民至高墟仁果使宗羅喉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營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果糧盡所部多來降世民知果將士離心乃令梁寶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寶守險不出營中無水人馬不飲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下陣於原南羅喉并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

自原北出其不意羅喉還戰世民自帥驍騎陷陣表
裏奮擊羅喉軍潰世民帥騎追之竇軌叩馬苦諫世
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仁杲將帥多叛
計窮出降得精兵萬餘人諸將賀之因問曰大王一
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以為不克
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
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
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墜虛
弱仁杲破膽不暇焉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

彥師邀斬李密

唐高祖武德元年李密叛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
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
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聞
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
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
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
張善相爾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
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杲南出半

渡彥師擊斬之及謀王伯當傳首長安

秦王親取并州

唐高祖武德二年劉武周將宋金剛屢敗唐將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栢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郡縣俘掠之餘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間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永安王孝基等攻賊黨呂崇茂茂求救於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

虜孝基等將還世民遣殷開山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問道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資糧以擄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三年夏四月宋金剛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

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戰數十合至高壁嶺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饑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阻功難成而易敗時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不可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萬餘人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皆

布陣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爲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陣後金剛大敗走世民復追之數十里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復戰衆莫從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以唐儉爲并州道安撫使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斬之

秦王平定鄭夏

唐高祖武德三年上議擊王世充秋七月以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遣史萬寶自

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自
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
營以逼之鄭王世充陣於青城世民亦置陣當之
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常
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
四海咸仰聖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
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
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九月顯州總管田瓚以二
十五州降唐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世民遣王君

廓攻轅轅拔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劉武周
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敬德囚之世民特釋之而
資以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我終不信
讒言以害忠良公必欲去以此余聊表一時共事之
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宮武陵世充帥步
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槩直趣世民尉遲敬德
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
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世民
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仍賜金銀一篋寵遇日

隆世民逼洛陽管州總管楊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
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軍
于營汴之間聞之引兵趨管城世勣擊却之榮州刺
史汴州刺史陽城令皆來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
奔還洛陽鄭遣使求救於夏王寶建德中書侍郎劉
彬言於建德曰天下大亂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
河北其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鄭地日蹙唐強
鄭弱勢必不支鄭亡則夏不能獨立不如發兵救之
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

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一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
取也建德從之武德四年世民選精銳千騎皆皂衣
玄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
孫分將之每戰自被玄甲帥之以爲前鋒乘機進擊
所向摧破敵人畏之屈突通等將兵按行營屯猝遇
王世充戰不利世民帥玄甲赴之世充敗走鄭太子
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大破
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唐王曰今取
洛陽正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藉器械非私

家所須者可悉收之子女王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
青城壁壘未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
皆懼世民陳於北邙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
微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
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烟作世民引
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陳
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殺傷甚
衆既而限於長隄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
民世充數騎追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射

追者發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
於馬前步執長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
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合數四自辰至午
世充兵始退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
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克將士皆
疲敝思歸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
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欵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
久功在垂成柰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
斬衆乃不敢復言唐主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封

德彞言於唐王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圖唐王從之世民遣王君廓襲虎牢拔之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之食食草根木葉浮泥米屑作餅食之皆病死者相倚於道夏王竇建德悉發孟海公之衆西救洛陽至滑州王世充將韓洪納之軍于酸棗竇建德又陷管州滎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泛舟運糧沂河西上世充第世辨將兵會之兵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

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足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之粟以餽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騎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

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皆欲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建德新克海公將驕卒情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強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強何弊之承吾計決矣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趨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

五百出覘建德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從者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我與敬德後殿乃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內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於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抄其

諸史略卷三十三
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宜悉
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
行入上黨徇汾晉趨蒲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
關中振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
告急相繼於道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
諸將皆曰凌敬書曰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曰今衆
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
凌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
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

取山北又因突厥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頓兵於此
師老財匱成功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謀告
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矣五月
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故留馬千餘匹牧
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建德果悉衆出牛口置陣
亘二十里數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而望謂
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無紀
律逼城而陣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
卒久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南

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
距唐兵一里止請戰世民使王君廓應之兩無勝負
各引還世民使召河北馬至乃出戰建德列陣自辰
至午士卒饑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逡巡欲退世民命
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陣西馳而南上戒之曰
賊若不動爾宜引還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陣前果
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乃命出戰世民帥
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群臣
方朝謁唐騎猝至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

唐兵騎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
間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東陂竇抗引兵擊之戰
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四面皆靡於是諸軍大戰塵
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等卷旆而入
出其陣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
十里建德中梁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
之曰我討世充何預女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
取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
還鄉里囚建德至洛陽城以示世充充突圍南走襄

陽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以爲擒雖出終必無成
世充乃帥太子群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自三年七
月至四年五月十一閱月而悉取鄭夏秦王之神武
可見矣

李靖散舟止援

唐高祖武德四年帝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
統之以伐蕭銑時江水方漲諸將請俟水落李靖曰
兵貴神速乘其無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率
戰艦二千餘艘東下銑殊不爲備孝恭拔其宜都荆

門二鎮進至江陵銑將文士弘和之孝恭擊走之獲
戰艦三百餘艘殺溺死者數萬追奔至白里洲士弘
收兵復戰又敗之進入北江時蕭銑罷兵營農纔留
宿衛數千人聞唐兵至文士弘敗大懼倉卒徵兵俱
在江嶺之外乃悉見兵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止之
曰彼救敗之師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岍
緩之一日彼必分其兵或留拒我或歸自守兵分勢
弱乘其懈而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彼必并力死戰
楚兵剽銑未易當也孝恭不從果敗走趣南岸銑衆

委舟收掠軍資人皆負重靖元其亂縱兵奮擊大破
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
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江中諸將曰破敵所獲宜藉
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
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
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
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
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既敗兵見舟艦果疑不進孝
恭勒兵圍江陵銑內外阻絕乃謂群下曰天不祚

不可復支矣遂開門以降

太宗便橋盟虜

唐高祖武德八年突厥頡利二可汗合兵十萬餘騎
寇涇州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
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
萬今至矣帝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
筭今汝可汗自負盟約於我無愧女雖戎狄亦有人
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
乃囚之帝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六騎徑詣渭水上

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
而諸軍繼至旌旗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帝輕出
軍容甚盛有懼色帝麾諸軍使却而布陣獨留與頡
利語蕭瑀以上輕出叩馬因諫帝曰吾籌之已熟突
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
我不能抗禦也我若不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
復制故朕輕騎獨出不若輕之震耀軍容示之必戰
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
與和則固制復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

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請退蕭瑀
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
其策安在帝曰突厥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
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
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幽州以待之伏兵邀其前
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
安一與虜戰所損甚多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
吾未可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
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

姑予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頡利獻馬二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歸所掠中國戶口

李靖襲擒頡利

唐太宗貞觀四年李靖率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謀離其心腹頡利欲降李世勣出雲中戰於白道亦大破之李靖破之於陰山先是頡利既敗竄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矢思力入見謝罪求朝帝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

爲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渡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使降使者在彼柰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來大喜靖前鋒去牙帳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世勣軍磧口頡利至不得度酋長皆帥衆降勣虜五萬餘口而

還斥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夏四月行軍副
總管張寶相擒頡利以獻蘇尼失舉衆來降幕南之
地遂空

太宗計擊于延陁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薛延陁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
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空虛我以此
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發兵二十萬度漠南擊突厥
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
上命李世勣等將兵分道討之諸將辭行上戒之曰

薛延陁負其強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
用兵之道 利速進不利速止延陁不能掩思摩不
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勅思摩燒薙
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
枝皮畧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爲犄角不須速戰俟其
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時延陁教步戰以五人爲
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延
陁將二萬騎退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
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世勣兵至虜衆大懼北走世

勦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
追及於青山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突厥先與之
戰不勝還走延陁兵乘勝追之遇唐兵延陁萬矢俱
發唐馬多死世勦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稍直衝之延
陁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延陁
失馬不知所爲唐兵縱擊斬獲五萬餘人延陁大度
設脫身走追之不及至漢北值大雪人多凍死者什
八九

太宗親征高麗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帝親征高麗發洛陽李世勦發
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趨南道出
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
閉遼東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
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擾無敢出者
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爲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
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夏四月世勦拔蓋牟城獲其
戍卒七百人皆請從軍自效帝曰女爲我戰高麗必
族女家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皆賜廩而

遣之五月張亮帥舟師渡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緣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至夜副總管王大度先登遂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等耀兵於鴨綠水世勣進至遼東城下高麗步騎四萬救之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爲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吾屬爲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耶李世勣以爲然馬文舉曰不遇勅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衆心稍安既合戰唐兵不利道宗登高而望

見高麗陣亂與驍騎數十衝之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布土作橋以渡既渡徹之以堅士卒之心帝至遼東城見士卒負土填塹即分其尤重者自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世勣攻城已十二日矣帝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里鼓譟聲震天地時南風急帝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焚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進軍白崑城李思摩中弩矢帝親吮血將士

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爲白崑聲援契苾
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挺身陷陣槊中其腰尚輦奉
御薛萬備單騎往救援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
氣益憤束瘡而戰遂破高麗兵追奔斬首千餘級李
世勣攻白崑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請降既而中
悔之帝怒其反覆攻之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
賞戰士六月復請降帝將受之李世勣謂曰士卒所
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柰何
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帝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

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子朕所不忍將軍麾下者有功
朕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帝受其
降何力創毒帝爲傅藥求得刺何力者使自殺之何
力曰彼爲其主冒白刃忠勇之士不可殺也遂舍之
進攻安市城高麗北部靺鞨延壽惠直帥兵救安市
上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
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
猝下欲歸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
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我戰下策也卿

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
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群雄外服戎狄獨立
爲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
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
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
從引軍直進去城四十里帝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
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
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陣
長四十里上與無忌等從一白騎乘高山觀山川形勢

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
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
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給延壽曰我
以爾國疆臣弒主故來問罪芻粟不給故取數城交
戰非吾本心延壽信之不設備上命李世勣將步騎
一萬五千陣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一萬一千爲
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
挾鼓角偃旗幟登山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
延壽等獨見世勣布陣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

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延壽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大潰斬首二萬延壽等將餘卒依山自固上命諸將圍之撤橋梁斷其歸路延壽思貞帥衆請降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叛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烟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驛山刻石紀功焉驛書報太子及高士廉等曰朕爲將如此何如秋七月帝徙營安市城東嶺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

亮素怯踞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爲勇總管張金樹勒兵擊高麗兵破之帝之克白崑也謂世勣曰安市兵精而城險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帝從之世勣遂攻安市不下帝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女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又不下延壽惠真共請曰烏骨城主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

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
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請召張亮拔烏骨渡鴨綠水
直取平壤帝將從之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
不可乘危徼幸若向烏骨則建安新城之虜必躡吾
後不如先取安市建安然後進乃止帝聞城中鷄雉
聲謂世績曰圍城積久煙火實微今鷄雉甚喧此必
饗士欲夜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
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遣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
退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以逼其城城中亦增城

以拒之士卒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壞其樓堞城
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工

五十萬

山頂去城數十里
城中道宗使傳伏

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

城城崩會傳伏愛私離所部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

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傳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

日不能克上以遼左早寒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

敕班師先拔遼益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

下而旋城王恐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

事君還師渡遼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遂昌尹

氏曰太宗遼東之行非特為高麗之逆命蘇文之弒君其實欲騁所長以誇天下而已况其少時親見隋場之事固已技癢於中必思所以勝之故因蘇文之罪假以親征耳不然帝於突厥吐谷渾高昌等國皆遣將平之何獨於高麗而必欲親征哉惟其蔽於好勝之心是以利害是非之實皆不能見如道宗乘虛取平壤之策高延壽移兵烏骨之請皆不能聽此正魏相所謂驕兵貪兵者也然則太宗是行遠與隋煬爭勝近與臣下爭功必欲獨勝當時人皆莫及而不

料小醜之能抗好勝不止自取挫衄可勝惜哉

劉仁軌破百濟

唐高宗龍朔二年百濟為寇高宗命劉仁軌劉仁願孫仁師討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兵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群凶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

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
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
皆赤百濟王豐脫身奔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
衆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百
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畧仕百濟
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
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
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
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月間歸附者二萬餘人定方

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
定方不能克而選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
以應福信百濟既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
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係仁師曰此
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
信重義但曠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效
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
遲受信棄妻子奔高麗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
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北屋彫殘僵尸滿野

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塗立
橋梁補隄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
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

常之屯田河源

唐高宗永隆元年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却
之常之以河源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
置烽戍七十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穀五百餘
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青海之役李敬玄為吐
蕃所敗常之夜帥敢死士五百襲擊虜營虜衆潰引

遁去上嘉其功擢拜左武衛將軍充河源軍副使故
有是舉

行儉伏兵糧車

唐高宗永隆元年以裴行儉為定襄道大總管討突
厥行儉將兵三十萬大破突厥於黑山擒酋長奉職
可汗泥熟匄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初行儉至朔
川謂其下曰撫士貴誠制敵尚詐前日蕭嗣業糧運
為突厥所抄士卒凍餒故敗今突厥必復為此謀宜
有以詐之乃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

持陌力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
以待之虜果至羸兵棄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
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
兵所邀殺獲殆盡自是糧運行者虜莫敢近軍至單
于府北抵幕下營掘塹已周行儉遽命移就高岡諸
軍皆言士卒已安堵不可復動行儉不從趣使移是
夜風雨暴至前所營地水深丈餘諸將驚服問其故
行儉笑曰自今但從吾命不必問其所由知也

諸史將畧卷之十一畢

